

梦剧场

悲情

二十集
电视连续剧

小说版

充满人间真情的动人故事
一个忧伤凄婉而又感人至深

李太平 著

丽人

现代出版社

： 梦剧场 ：

悲情丽人

李太平 著

现代出版社

I247.5

3585

P369.1/10.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情丽人/李太平著. -北京:现代出版社,2002.1
ISBN7-80028-726-2

I. 悲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.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9492 号

悲情丽人 BeiQingLiRen

责任编辑:张 璐

封面设计:程阳阳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0.625

版 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 册

书 号:ISBN7-80028-726-2/I·158

定 价:20.00 元



李太平，1957年生。重庆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有报告文学、影视剧本、评论近200万字面世或投拍。现已投拍的电视剧和专题片有：20集电视连续剧《雾季没有雨》、20集电视连续剧《生死情缘》、20集电视连续剧《悲情丽人》、20集电视连续剧《大地豪情》、上下集电视剧《铁窗深情》以及10集电视政论片《历史的跨越》、10集电视纪录片《女性日记》、9集电视系列片《脊梁》等。

总策划：吴江江
责任编辑：张璐
装帧设计：程阳阳

ISBN 7-80028-726-2



9 787800 287268 >



梦剧场



白之冰 (孙淳 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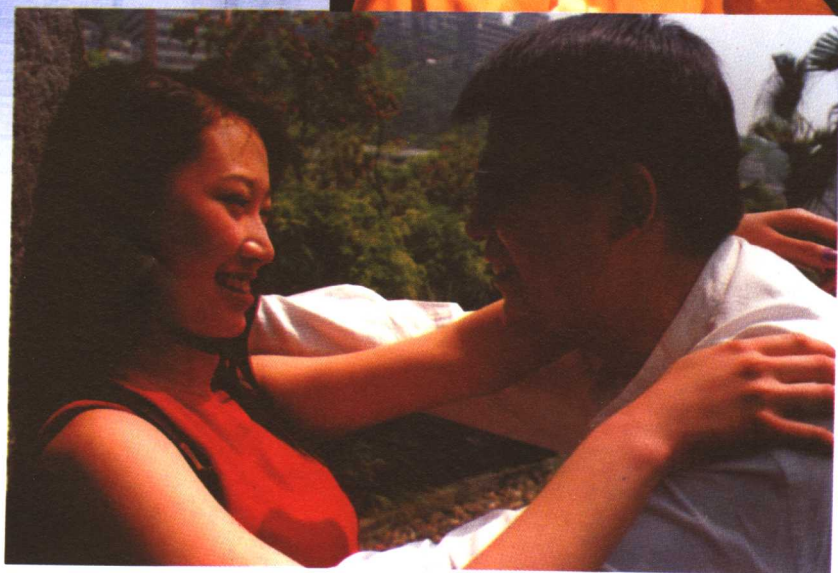
方梅 (林芳兵 饰)





耿建华
(林康 饰)

田月(赵惠饰)



梦剧场





读解李太平



(《悲情丽人》导演)



骄阳下的嘉陵江边总与其他海城不同。儿时听老人说：鹅卵石、沙滩、鸡毛草、川江号子，把男人、女人肌肤的每一处、每一点都形象化地表达了出来，就这样一代代地孕育了斩钉儒艮。儿时的我们是那样的痴迷，从早到晚听讲着男人女人的故事。由于早熟的李太平少年得志，感悟了人世间的很多东西，积淀了江上文化的素养，他从13岁开始写作至今历时30多年，200多万字的作品苦诉了他对世俗的感悟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阴谋、狡诈和人生的无奈、悲伤融合了他的真情，顽强表达了他对世俗的怅恨。他的几部作品都由我搬上了荧屏，其中《铁窗深情》、《女性日记》、《历史的跨越》、《雾季没有雨》、《悲情丽人》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观众的好评。读他的剧本，文笔流畅，贫民化的视角，内心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和创作冲动在涌动……

他的作品贴近生活，写大命运，写人物的悲欢离合，写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和命运历程，写情感的裂变与修复，写金钱和物欲横

流下人性的嬗变与回归，写荡气回肠的旷世悲歌，写正义与邪恶、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大冲撞、大搏斗、大较量。

他的作品是复杂的、多元的、在激烈情景下展开的。尖锐的矛盾冲突，黑夜和死亡的映衬，道义和生命的叛离，是他创作的魂。《悲情丽人》就是这样的作品，具有艺术性、思想性、观赏性。目前，该剧正在全国及海外电视台热播，创下了甲级收视率，受到了观众的好评，所以我相信读者同样会喜欢这部小说。

2002 年 1 月

第 一 章

夜，黑沉沉的。都市的林荫道上，大雨如注。猛然间，一道撕破长空的闪电，拖起一串骤响的霹雳。路旁的梧桐树叶，挂着水滴在风雨中飘摇着，发出刷刷的声响，如泣如诉。白哗哗的雨水倾泻到柏油马路上，仿佛给平整的路面砸出千万点小坑。水急速地积聚起来，又急速地向道路两旁冲散开去。

方梅在雨中奔跑着，她的披肩秀发随着脚步的加快而一起一伏。

白之冰追上前来，一把拉住她：“方梅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请你相信我。”

方梅停下脚步，转身道：“白之冰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叫你别再来找我，你为什么还死缠着我不放？”

白之冰扔下雨伞，任凭雨水在脸上肆虐。他按住方梅的双肩，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，低头凝视着她，真诚而激动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之所以不肯答应我，是你心里还装着他，装着耿建华，是吗？可你想没想过，你都等了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想等到什么时候？”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，白之冰仍能感到贴近方梅时那股女性所特有的温热的体息。

“我等，我偏要等！白之冰，我求你不要再管我的事。如果你真为我好的话，就别再来打搅我好吗？”

白之冰迎着她坚定的目光，痛苦地哀求道：“不，方梅，我不答应！你明不明白，如果你等来的结果，不是你所想像的，到那时你该怎么办？我是为你担心呐！”

“我用不着你为我担心，我也不相信耿建华会出尔反尔！我相信他，我铁了心要等他，我不相信他会骗我，真的，我决不相信！”方梅坚定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执拗的自信。

白之冰被激怒了：“你为什么还这样固执？为什么我的话你一点都听不进去？方梅，你想没想过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他连一个音信儿都没有？这不是明摆着？他早把你忘了。”

方梅也大声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好不好？你根本不了解我和他之间的感情，你也不会理解，一个人的初恋，还有那份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不是说放就能放得下的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，对不起。”说完，方梅挣脱白之冰，转身迎着风雨走去，一步步走向夜幕的深处。

白之冰望着她的身影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他仰起他那痛楚的脸，任凭雨丝的抽打……

方梅回到了家中。这其实是父亲的家，也是自己惟一的温馨去处。一束洁白的兰花在静夜中散发着幽香，橘红色的灯光下，一杯



热茶冒着袅袅上升的蒸气。

方梅凝视着手中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。这张照片好像把她带回了那个遥远的知青年代。方梅、耿建华、白之冰、林浩，他们四人灿烂地笑着，仿佛时间定格在那些快乐的日子。

她抬起头深情地凝望着窗玻璃上那淅淅沥沥的雨珠，呢喃道：“建华，你在哪儿？”她那漂亮、宁静而又隐含着忧郁的黑色眸子渐渐地湿润了，渐渐地被一层水雾遮蔽了……

她永远记得和建华分别的那一天。那是1978年的春天，就在知青大返城的前夕，方梅突然接到家里的来信，说她母亲病了，叫她无论如何回去一趟。建华要陪她回去，她没让。那天，飘着绵绵细雨，山道上，她和耿建华在苍凉的山脊上没命地狂奔着，耿建华手里拎着一只行李包。好不容易到了镇上的汽车站，他们朝一辆停靠的长途汽车跑去。从车窗外往里望去，人头涌动，车内已黑压压挤满了人，大包小包塞满了所有尚能驻足的空间。耿建华将方梅推上挤

满人的车门口，两人依依不舍地对视着，似乎要把对方印刻在瞳仁里。他们好像听见了时间在身边流淌。耿建华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玉石观音，咬破手指，鲜血滴落在玉石上：“方梅，玉石能够避邪，能逢凶化吉，也会保佑你母亲平安的！”方梅接过玉石，眼里含着泪水，深情地点点头，一切语言，尽化作两行滚烫的热泪。

汽车终于启动离去了。

方梅将头伸出窗口，含泪向耿建华招手，说着什么。车下，耿建华跟着车跑着，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消失在方梅的视线里。

命运是何等的难以捉摸啊。这一别竟是十多年。

方梅十分熟练地扭亮窗前的台灯，开始坐在书桌旁写信。
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耿建华写信，这已成为一天中最甜蜜的功课。信是发不出去的，可给他写信，已经成了支撑她活下去的惟一精神支柱。日积月累，这些信已装满了两大纸箱。

清晨，方梅从楼道上走下来，走向楼道出口处靠墙的一个偌大的信箱柜前，掏出钥匙打开其中的一个柜子。这也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功课了。她朝箱子里看去，箱子是空的，一如既往。

黄昏，楼道口洒满夕阳的余晖，方梅迈着疲惫的步履，缓缓来到信箱柜前，掏出钥匙打开那个固定的信箱。信箱里仍空无一物，一如既往。

一天，方梅默默地走在大街上。

这时，一个女人与她擦肩而过，那女人看了看她停住了脚步：“唉，你是……”

方梅也打量着她，稍顷，她欣喜地叫起来：“顾薇。”

顾薇也喜出望外地抱住方梅道：“方梅，老同学，咱们多年不见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。”

“是啊，走，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”

顾薇点了点头，挽着方梅向前走去。

顾薇看上去已近四十岁了，她身材高挑，皮肤略黑，笑起来眼角堆积的鱼尾纹毫无掩饰地流露出这些年来的沧桑。顾薇看着老朋友方梅，白皙的皮肤，飘拂的长发，充满深情的双眸略含着一丝伤感，似乎岁月没有在这个美丽的女人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，只是比少女时代平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。她不禁感慨道：“你还这么年轻，你看我这副模样，都快变成老太婆了。”

方梅苦涩地一笑：“你还这么喜欢开玩笑，这些年我可过得很不顺呀。”

顾薇看着她，不无同情地点点头。

不知不觉地，方梅和顾薇走进一个看起来很别致的咖啡厅，坐在白色的咖啡桌旁。

顾薇关注而试探地问：“噢，前几天我碰见了林浩，他告诉我说当初你在农村和一个叫耿建华的上海知青相爱，爱得很深，而且，你现在还在等他。你们是怎么分开的，能告诉我吗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好像在小心翼翼地揭一道旧伤疤。

方梅的眉宇间透出几许伤感：“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，记得那年开春时节，我突然接到我弟弟的来信，就匆匆告别了建华，从农村赶回了家里……”

昨天的一切又慢慢浮出记忆的水面。

方梅的父亲方明山当年住在一处吊脚楼式的老房子里，透过窗户可看见江水。家里的陈设相当简朴，几只笨重的大箱子带着满身疮痍长年摆放在那儿，见证着这个家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。方梅回去的时候，方明山正坐在竹椅上闷头抽着叶子烟。

方梅一见父亲，便急切地喊道：“爸爸，我回来了，妈呢？”

方明山站起身来：“孩子，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。你妈在屋里躺